

## 望美人兮天一方

### ——论明清美人画与浮世绘美人画的三个审美层次

蒋清扬 魏金美

东南大学，南京

**摘要** | 本文以大量美人画作品为研究样本，从审美对象的角度进行分类、归纳，论述了明清美人画与浮世绘美人画的审美价值。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明清美人画与浮世绘美人画都具备三个审美层次：外观形象之美、生活日常之美和意趣精神之美。这三个审美层次在逻辑上有一定的包含关系。我们可以通过这三个审美层次来鉴赏、评价明清美人画与浮世绘美人画的艺术水平。

**关键词** | 明清美人画；浮世绘美人画；审美；生活美学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 1 引言

作为艺术品的美人画，其作品内涵自然也与审美观念密不可分。审美层次的丰富性决定了作品的内涵深度。笔者通过先行研究发现专门论述明清美人画与浮世绘美人画审美的文献非常少。只是在中日美人画比较研究的文献中，有

课题项目：“2021年本科生优秀毕业设计（论文）团队”培育项目；中日近现代美术的传承、借鉴与创新。

作者简介：蒋清扬，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本科生；魏金美，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语法学、语用学。

文章引用：蒋清扬，魏金美. 望美人兮天一方——论明清美人画与浮世绘美人画的三个审美层次[J]. 美术视界, 2022, 4(2): 1-12.

<https://doi.org/10.35534/fav.0402001>

论文涉及了二者的审美问题，比如徐菁的《明代仕女画与江户美人画的比较研究》，从艺术形象的角度归纳出美人画的审美特征，如病态美、忧郁美、怪诞美等。这些文章分析过程都针对某具体案例详细展开，且论述角度各不相同，故缺乏一定的系统性。而少量专门研究日本浮世绘美人画审美问题的论文，比如王夏婷的《探究江户时期浮世绘美人画形式语言的审美》主要研究的是美人画的绘画技巧（包括构图、造型、色彩、线条等）。再如孙悦怡的《日本江户时代浮世绘美人画艺术的审美特征研究》亦仅从艺术形象与艺术语言的角度论述了浮世绘美人画的审美特征。基于先行研究，笔者归纳出明清美人画与浮世绘美人画的共同点：洞察人们的希望和梦想<sup>①</sup>也即是说，人们看美人画看的不仅是美人，还有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梦想，甚至人生理解以及精神追求。这恰与苏轼《赤壁赋》中所写“渺渺兮予怀，望美人今天一方”的意味不谋而合，故而引作本文题目。

本文将从全新的视角即审美对象的角度，来看美人画的审美。通过对大量文献和中日美人画作品的研究与观察，笔者将人们对美人画的审美归纳出三个递进的层次。

## 2 第一个审美层次：外观形象之美

美人画的第一个审美层次是对“美人”的欣赏。一般而言，美人当以容貌最为重要，但美人画不同于照片，由于东方传统线描技法的限制，画师无法准确刻画女性的面部细节，故中日两国美人画中美人的面容是高度程式化的。那么，美人画可以鉴赏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在于服饰与身姿。

### 2.1 花团锦簇竞殊异，女性服饰

所谓“人靠衣装马靠鞍”，美人最先吸引人眼球的是一身华美或清丽的衣服。不论是在明清还是在江户，画家们都极为用心、一丝不苟地描绘美人的服装。“美

<sup>①</sup> “洞察人们的希望和梦想”是借用了克里斯汀·古斯的《日本江户时代的艺术》一书中对浮世绘的描述：“在江户的狩野和土佐派画家、林波和文人画风虽然繁荣兴旺，但却不如浮世绘那样深得民心——洞察人们的希望和梦想。”

人画中的建筑和自然环境常被大幅省略，中心人物或出现在空白背景前，或伴有有限的树木花草。”这样处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突出美人美丽的衣装。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千秋绝艳图卷》是清代仿明代仇英的美人画作品，图绘历代著名女性人物 57 人。不过，这些美人名义上是历代的人物，实际上都着明代装束，多为上衫下裙，围裳，披帛，垂小绶。每位美人只有很少的道具为伴，在空白的长卷上依次排列，将观者的目光吸引到她们华美的衣衫上，其色彩之丰富、花纹之繁多、配饰之新奇令人炫目。

有时，画家也会用奢华的背景来衬托美人衣着的光鲜。故宫博物院藏《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是一组以胤禛的嫡福晋那拉氏为模特创作出来的系列作品。主人公那拉氏变换了 12 套服饰，分别出现在这 12 幅作品中。这些衣服“均为同一种样式的服装，雍容华贵，又轻盈飘逸。内衣立领有两个精致的花扣。外衫，对襟，领与袖均有宽边饰带，有龙、凤纹图案及火轮、宝瓶、双鱼等装饰。衣服质料似是丝绸类织品，颜色、图案很少有重复者，这种服装式样是明代流传下来的，为汉族服装。”

浮世绘美人画亦在女性服饰上大放异彩。尤其是其中作为吴服<sup>①</sup>商店广告、染织店广告和娱乐场所游女宣传册的作品，其服饰可谓极尽工细华美之能事。浮世绘领域诸位名家大多都创作过这类作品，如礪田湖菴齋的《雛形若菜初摸樣》（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喜多川歌麿的《夏衣裳當世美人》（东京国立博物馆藏）、《花美人》（中国美术馆藏）。

## 2.2 翩若惊鸿，女性身姿

除了锦衣华服，良好的身材和仪态也是美人必不可少的。明清与江户时期对身材的审美不尽相同。明清女子以身材纤细轻盈为美，不论是在单体美人画中还是群体美人画中，美人几乎都是削肩狭背的苗条身材。江户则不同，从以楚楚可怜的娇小身材为美，到流行健康颀长的身材，再到猪首猫背的短小身材，审美标准时常变化。

<sup>①</sup> 吴服，日文词汇，指来自中国的高级面料。

再说到仪态，明清美人画中要数清代的宫廷画家最突出（明代美人画的美人姿态较单一、规矩，变化不多）。美人风姿绰约，又透出娇柔典雅的娟秀气，这在单体美人画中尤为明显，譬如前文提到的《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画中美人或倚桌而立，或侧身坐于床边，或侧坐于塌上扭头望向窗外，或含胸低首……身形富有曲线变化而不失端庄。

浮世绘美人画中也有几个很经典的展现美人姿态的例子。其一是菱川师宣的《回首美人图》（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描绘了美人迁延顾步、回眸的一瞬。其二是受菱川师宣影响的怀月堂安度的《立美人图》（千叶市美术馆藏）“从崭新的角度描画游女的站姿，其上身的姿态仿佛是一个左右反过来的日语字符‘く’，回首的角度也偏向水平方向，展现了安度的创意”。其三是鸟文斋荣之所绘的美人，如《青楼美撰合》（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中身姿挺拔、忽然回首的佳丽，全身呈现出一种优雅而适度的弧线，彰显美人遗世而独立的气质。

### 3 第二个审美层次：生活日常之美

田军在《<长物志>的生活美学研究》中将生活美学的概念内涵归纳为三种：“一是从应用性、实用性角度界定；二是从美学本体论角度界定；三是从人类生活本身来界定。”在不同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中，生活美学的概念是不同的。而在本文的语境中，生活美学是一种审美观念，即把日常生活的内容纳入审美范畴的观念。

在中国美学史上，生活美学有两个很发达的时期，即宋代和明清。宋代的文人士大夫有着很高的哲学思维水平与审美水平，同时非常热爱生活，故而有“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的谚语。明代大约到正德年间以后，随着各行各业的繁荣发展，以及朝廷对人们生活用度管制的松动，生活美学又悄然兴起了。这一点从江南地区出现的大批私家园林中便可看出。人们通过精心营造生活环境来实现艺术的生活化与生活的艺术化。明末还产生了中国第一本园林艺术理论专著《园冶》（计成著）、细致记述园林艺术构成要素的著作《长物志》（文震亨著）、把明代江浙地区生活描写得活色生香的散文集《陶庵梦忆》（张岱著）……这些记载都反映了明代的生活美学。清人的审美标准与明末又有不同，

美已经俗化，“寻常景与琐俗事进入了他们的审美之域，他们恋世爱世，积极追求着人世的种种快乐，从而大大拓展了他们的审美视野。‘若能实具一段闲情、一双慧眼，则过目之物，尽在画图，入耳之声，无非诗料。’清代文士们发现，生活中的所有事情无一不具有美的因素，无一不带来人生的乐趣与极大的满足。”这即是清人所沉醉的世俗美，也是清代的生活美学。

明清生活美学的理念提供了欣赏美人画的一个新视角，构成了美人画的第二个审美层次。也就是说，除了可以欣赏美人的形象，还可以品味画中展现的生活美学。

### 3.1 春与秋其代序，四时之美

谈到生活美学，便绕不开季节和昼夜的更替。所谓“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sup>①</sup>大自然的每个季节都有其独特的美，又与人们的生活和心情感受息息相关，日与夜亦有全然不同之效果。在不同的季节与不同的时间发现、体验生活中的美，这在中国古代是由来已久的，如宋代广为流传的画题《潇湘八景》就包含了白天、黄昏、夜晚、春夏、秋冬。或是受中国文化的强烈影响，或是源于日本民族本身的文化，日本人对季节和昼夜的更替也非常敏感。因此在明清与江户美人画中都能看到与此相关的例子。

如故宫博物院藏清代画家陈枚的《月曼清游图》生动地描绘了宫廷嫔妃们一年12个月的深宫生活：正月“寒夜探梅”、二月“杨柳荡秋千”、三月“闲亭对弈”、四月“庭院观花”、五月“水阁梳妆”、六月“碧池采莲”、七月“桐荫乞巧”、八月“琼台玩月”、九月“重阳赏菊”、十月“文窗刺绣”、十一月“围炉博古”、十二月“踏雪寻诗”。每个活动都与季节、时间相适合，每个场景都展现了日常生活之美。

浮世绘美人画中有铃木春信的《风俗四季歌仙》（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从古典和歌中获得想象而诞生，并“作为融汇了季节感的美人画杰作而闻名于世”，其中《仲秋》一幅描绘了水边塌上焚香赏月的情景；鸟居清长的《美南

<sup>①</sup>（宋）欧阳修《醉翁亭记》。

见十二候》（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描绘了美南见地区十二个月中不同的景致与美人，有六月的水阁梳妆，七月的夜晚送别，八月的赏月宴，九月的渔火夜读……一个季节，一个场景，一种氛围，一种心境，生活之美就在这季节的流转之中。

### 3.2 只道是寻常，起居之美

生活的美学当然不仅仅存在于特定的季节和特定的时间。热爱生活、追求艺术化的生活与生活化的艺术的人们总能在日常小事中发现、体会美，把生活过出“诗”的意味来。这些有“诗心”的人们不妨称他们为生活美学家。在明清与江户美人画画师中，就有不少这样的生活美学家，他们热衷于寻觅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温馨、欢愉、恬淡、闲静之美，有的把它们编缀成册，如同生活的“诗集”，有的则是独立一首“绝句”。

明清的成系列作品有《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共12幅，描绘了观书、品茶、缝衣、博古、观猫、观竹、照镜等日常生活场景。故宫博物院藏喻兰《仕女清娱图册》，图册共8幅，描绘了富贵人家的女子平日的生活娱乐活动，有室内品茗、吹箫、梳妆、投壶、阅书、舞剑、观鹤、自弈等。上海博物馆藏吴嘉猷《仕女册》共12页，画江南仕女生活，有游船、梳妆、小憩、观灯、读书、听琴、登楼等不同场景。

浮世绘中的成系列作品有铃木春信的《坐铺八景》系列（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仿上文提到的中国传统画题《潇湘八景》，融入日本传统诗歌意蕴，描绘江户上层社会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情境，有扇子晴岚、台子夜雨、镜台秋月、琴路落雁、行灯夕照、手绢归帆、時計晚钟和塗桶暮雪。东京国立博物馆藏鳥居清長の《當世遊里美人合》系列则描绘了当时娱乐场所女子的生活场景，有化妆、看书、烤火等。

通过上面的系列作品不难发现，美人日常生活的共同点之一是一个“闲”字。美自“闲”而生，终日忙碌奔波便会忽视美的存在，只有具一份闲心、一段闲情，才能品出生活之美。当然，仅有“闲”是不够的，还需有“雅”，即修养、文化，否则便成了无聊。

例如梳妆打扮是女子生活中每日必不可少的活动，美人在闺房里从容地“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sup>①</sup>，给人一种安静、悠闲的美感。而女子读书写字也有一种儒雅的美感。如上海博物馆藏吴嘉猷《仕女册》，其中三幅与读书有关，一幅绘两位美人在书房读书，读累了伸着懒腰；一幅绘美人手持书卷坐在塌边，其侍女正从书架上取书；另一幅虽然绘美人弹琵琶，然背景书架上摆满了书籍，暗示了美人出身书香门第。铃木春信的《坐铺八景》有两幅在读书，还“通过画中的道具或背景以隐喻的方式表现出传统的古典美，在世俗风情中融入高雅因素。”如《镜台秋月》一幅是依据洞庭湖的风景“洞庭秋月”创作的，画家把镜台上的镜子比作了月亮。鳥居清長の《當世遊里美人合》的《土手花（读文章）》一幅，其背景的水墨花卉条屏显示了美人高雅的品味。

此外，还有很多表现日常生活的单幅美人画。明清方面，有故宫博物院藏明代仇珠的《女乐图轴》表现的是贵族女子各执乐器，在殿宇前的地毯上配乐演奏的情景，反映了她们闲适高雅的游乐生活状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清代的《倦绣图轴》绘江南民间女子绣花时小憩的情景；故宫博物院藏清代闵贞的《采桑图轴》表现了民间女子采桑的劳动场面。浮世绘方面，有铃木春信的《绘画中的二美人》（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绘一美人伏在榻榻米上作画，另一美人在旁观看的闺房场景；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喜多川歌麿的《台所（厨房）美人》描绘了厨娘的劳动情景，以及他的《针线活》表现女子在房间里做针线活的生活场面。

### 3.3 最喜小儿无赖，天伦之美

美人画中的生活美学还有一道特别的风景，便是美人画与婴戏图的结合，即仕女婴戏图。现实生活里，儿童在女性身边玩耍的情景是极为寻常的，故这种结合也是真实生活的反映。儿童的活泼可爱为美人画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使美人画多了温馨的色彩和烟火气。

如果把明清美人画的载体扩大到白色的瓷胎，会发现传世瓷器上也有很多美人画，其中亦不乏仕女婴戏图。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雍正粉彩仕女婴戏纹盘，

<sup>①</sup>（南北朝）佚名《木兰诗》。

描绘了一位美人手持玩具逗小狗，一旁的孩童津津有味地观看的情景；上海观复博物馆藏雍正粉彩仕女婴戏纹盖罐，表现了一美人抱着一幼儿，另一美人拈花逗孩子的场面；该馆收藏的乾隆粉彩仕女婴戏纹盘，绘一贵族女子在花园喂食鸚鵡，一旁的孩子伸手去拉女子的衣袖。

浮世绘画家中，喜多川歌麿尤其喜欢画美人和儿童的题材。如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當世好物八景·子供好（喜欢孩子）》描绘了一位美人背着孩子，回首和孩子说话的瞬间；该馆收藏的《母子和丁稚》则表现了孩童在美人的怀中玩耍，后面还有一人做鬼脸逗孩子的情景；该馆收藏的《针线活》表现了一美人正做针线活，一幼儿趴在其大腿上玩团扇的样子。

这些有儿童出现的美人画往往都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人物生动形象，饶有趣味，对孩子的喜爱和幸福感像要溢出画面似的，极富感染力。画师们细心观察女性和孩子在一起的生活场景，并将这种天伦之美定格在画面上。如日本国立博物馆馆藏数据库对喜多川歌麿的《针线活》的介绍所说，“在不经意的日常中穷尽意趣”，这正是对生活美学的诠释。

## 4 第三个审美层次：意趣精神之美

美人画的第三个审美层次的产生，在中国美术史上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的文人画。文人画与画匠所绘之画的最大不同在于绘画的动机，画匠作画为画影图形，文人画家作画如同作文章、作诗，为了抒情或言志，故文人画的主题在画面之外。虽然文人画常用诗词题跋点出作品的主旨，但观者仍需具备与作者同样的文化知识才能读懂作品的真正含义。正所谓“有余之谓韵”，画作的欣赏不局限于画面，还有联想、回味和思考的空间，这便是另一个审美层次了。文人画的题材以山水和花鸟为常见但并不限于此，还有人物，包括以美人为题材的作品。

### 4.1 一脉相承，中国的“香草美人”

借香草美人抒发心中郁闷，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悠远传统，也是唐宋以来诸多闺怨诗词所使用的文学手法。而明清时期，具有文人画性质的美人画的产生

也与这一传统有着莫大的关系。如前文提到的《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中的题诗点出了主旨，“从中可以看到胤禛在夺取皇位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他是借传统的香草美人的文学手法，表现出他内心的渴望与现实的矛盾。首先他要表明的是洁身自爱，远小人，不与时俗同流；其次，他有心事，有隐秘，可是无法向人倾诉，更是难以被人理解；第三，心事难吐，便生郁闷；第四，时不我待，于是有美人迟暮之叹；第五，所以需要耐心等待，寻找机会。”而画面中的种种充满寓意性的道具以及美人的行为，其实都指向了题诗所揭示的主旨。

上海博物馆藏明代唐寅的《秋风纨扇图轴》，援引了“秋扇见捐”的典故，抒发了作者怀才不遇的苦闷和对世态炎凉的感叹。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代文徵明的《蕉荫仕女图》亦使用了同样的典故。上海博物馆藏明代仇英的《修竹仕女图》则暗含“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的意蕴，联系其出处杜甫的《佳人》一诗可知，作者很可能是为了借此抒发内心的凄凉孤寂。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吴伟的《武陵春图卷》和清代改琦的《元机诗意图轴》也都是借历史上的女性的事迹表明自己的心志。

## 4.2 古奥幽深，日本的“见立绘”

浮世绘美人画中的“见立绘”也是一种内涵和寓意较深的作品。“见立”指把当世的风俗用比拟古典世界的方式呈现出来，令观众享受解开绘画谜题的乐趣。与中国“香草美人”的传统不同的是，见立绘取材于日本古典文学中的和歌、谣曲、物语中的典故，主旨亦丰富多样。

铃木春信创作了很多见立绘美人画。“体现出他对古典的喜爱，将时空回溯千百年，实现时风与古雅的联歌。他凭借深厚的古典修养，参照众多典籍，将美人画融于和汉千年的历史风月中，使美人画大放异彩。”这类作品有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夜雨神詣美人見立蟻通明神》《見立小野道風》《見立伊勢物語（八座橋）》《見立鉢之木》等，这些美人画的主旨根据其古典原型而各不相同，有的劝人尊敬神明，有的劝人坚持不懈地努力，有的抒发羁旅之思，有的讲述善有善报……当然，除了铃木春信之外还有一些画家也创作了见立绘美人画，如葛飾北齋的《見立近江的阿金》，鳥高齋栄昌的《美人花見立·牡丹》，

歌川国贞的《今様見立土農工商·商人》等。

这些有文人画性质的美人画和见立绘美人画，具有像文章或诗歌一样的“可读性”。也就是说，观者可以通过“阅读”这些美人画了解作者的情操、心志、思想、价值观等，窥见作者复杂的精神世界，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审美体验。

## 5 结论

通过以上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明清美人画与浮世绘美人画的共同点是都具备三个审美层次：外观形象之美、生活日常之美和意趣精神之美。这三个审美层次在逻辑上有一定的包含关系，即“生活日常之美”包含了“外观形象之美”，“意趣精神之美”包含了“生活日常之美”。外观形象审美是生活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生活美学所欣赏的范畴又远大于对美人本身的欣赏，还包括了对生活环境、活动、情感的欣赏；同样，日常生活的美学又是人们精神世界审美的一部分。

在实际的鉴赏过程中会发现，有的作品具备了这三个审美层次，而有的作品侧重于表现其中某一个或两个层次。所以，由此产生了一种关于明清美人画与浮世绘美人画的新审美方式：既可以在某单一层次上评价作品的艺术水平，又可以在多个层次上评价作品的艺术成就。一件美人画作品如果在其中某一个层次上成就突出，它便是很优秀的作品，如本文提到的菱川师宣的《回首美人图》；一件美人画作品如果在三个层次上都有不凡的表现，它便是了不起的杰作，如本文提到的《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

本文所论述的这种对明清美人画和浮世绘美人画的审美方式，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欣赏领略美人画之美，从中获得美的熏陶、生活的启迪、对人生的感悟、精神的升华，对于当代的美术创作、家居产品的设计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参考文献

- [1] 徐菁. 明代仕女画与江户美人画的比较研究[D]. 河南师范大学, 2017.
- [2] 王夏婷. 探究江户时期浮世绘美人画形式语言的审美[D]. 西南民族大学,

2020.

- [3] 孙悦怡. 日本江户时代浮世绘美人画艺术的审美特征研究 [D]. 辽宁师范大学, 2017.
- [4] 巫鸿. 中国绘画中的“女性空间” [J]. 读书, 2019 (2): 141.
- [5] 杨新. 《胤禛围屏美人图》探秘 [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1 (2): 6-23+158.
- [6] 铃木由纪子. 浮世绘里的女人们 [M]. 许建明,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20.
- [7] 田军. 《长物志》的生活美学研究 [D].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 [8] 罗筠筠. 华夏审美风尚史: 残阳如血 [M]. 第8卷.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1).
- [9] 樊美钧. 华夏审美风尚史: 俗的滥觞 [M]. 第9卷.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1).
- [10] 潘力. 浮世绘的故事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7).
- [11] 藤澤紫. 浮世絵の美人メディアとしての機能 [J]. 浮世絵芸術, 2008 (155): 6-15.
- [12] 白壁征夫. 日本における美人の変遷—飛鳥時代から明治、大正、昭和期までの美人の基準について— [J]. 日本香粧品学会誌, 2020 (44): 105-114.

# Long for the Beautiful Women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 —On the Three Aesthetic Levels of Paintings of Beautiful Wome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Ukiyoe

Jiang Qingyang Wei Jinmei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Abstract:** Taking abundant *meiren* paintings (paintings of beautiful women) as research samples, this essay classifies and summarizes them from the view of aesthetic objects, and discusses the aesthetic value of *meiren* painting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ukiyo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s, both *meiren* painting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ukiyoe have three aesthetic levels: the beauty of external appearance, the beauty of daily life and the beauty of interest and spirit. These three aesthetic levels are included one by one in logical. We can appreciate and evaluate the artistic level of *meiren* painting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ukiyoe through these three aesthetic levels.

**Key words:** Painting of beautiful wome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ainting of beautiful women in ukiyoe; Appreciation; The aesthetics of daily life